

四十年师恩如灯

王百福

2025年9月5日的盖州市，秋阳正好，微风不燥。双台镇泉福居小院的青砖黛瓦间，飘着淡淡的桂花香，也飘着跨越四十年的牵挂——这里正上演着一场特殊的相聚，主角是八十七岁的辽宁大学退休教授姜老师，围绕在姜老师身边的是她的四十多名来自天南海北的学生。他们是1985年辽宁省轻工业学校一九八五届三班的学生，如今已鬓染风霜，却为了昔日的班主任，从全国八个省市奔赴而来，连姜老师远在新加坡的大表弟和在美国的孙女，也专程赶回，只为陪卧病在床的姜老师赴这场“青春之约”。

时光回溯到1985年的沈阳，那时的辽宁省轻工业学校是无数学子向往的殿堂。在那个中专学历含金量很高的年代，能在大山深处、偏远小城考到这里的孩子都是家乡的骄傲。一九八五届三班的四十多名学生，便是从广西的梯田边、山西的黄土坡、黑龙

江的林海等地聚集而来，平均年龄十六七岁。他们中大多数人是第一次坐火车，第一次离开父母，第一次见到城市的霓虹。他们揣着忐忑与憧憬踏入校园时，姜老师如同一束光，照亮了他们懵懂的青春。

作为班主任，姜老师有着双重身份：既是严师，也是慈母。青春期的孩子敏感又叛逆，她从不疾言厉色，而是把教育藏在细节里。她有一本磨得发亮的日记本，扉页上写着“我的孩子们”，里面记着每个学生的生日、籍贯、性格特点，甚至还记着谁肠胃不好、谁怕冷。广西的学生小李第一次在北方过冬，没带厚被褥，姜老师发现后，第二天就带着他去五爱市场，手把手教他挑棉花、选布料，最后还自掏腰包给他添了件棉袄；山西的小张过年回不了家，躲在宿舍偷偷抹眼泪，姜老师知道后，大年初一拎着饺子到宿舍，拉着他的手说“今年跟我过”；班里谁的成绩下滑，她会利用晚自习帮谁单独辅导，不仅讲知识点，还会聊生活的意义，告诉他们“读书不是为了混文凭，而是为了给自己多一条可以选择的路”。

最让学生们难忘的，是那些藏在面条里的温暖。每个学生的生日那天，姜老师总会提前算好时间，从家里端

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，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。“吃了这碗面，岁岁平安。”她笑着把碗递过去的样子，成了许多学生青春里最温暖的画面。南方的学生们后来都不叫她姜老师，而是亲切地喊她“姜妈妈”，这个称呼，一喊就是四十年。那时的姜老师，把太多精力给了她的学生，即使忘了自己儿子的生日，也绝不会漏掉任何一个学生的重要时刻。有一次，她儿子委屈地问：“妈妈，你是不是更喜欢你的学生？”她抱着儿子轻声说：“他们也是妈妈的孩子，离家那么远，妈妈得替他们的爸妈多疼疼他们。”

四年的校园时光，如白驹过隙。学生们毕业时，姜老师把那本日记本送给了班长，扉页上多了一行字：“愿你们走得远，也记得回家的路。”此后的四十年里，学生们各奔前程，有的成了企业高管，有的成了技术专家，但无论走多远，他们都忘不了“姜妈妈”。逢年过节，问候的短信会挤满姜老师的手机；得知她身体不好，学生们会轮流打电话叮嘱她注意休息。在沈阳的学生更是隔三差五就去她家里探望，帮她买米、买面，打扫卫生。

如今，姜老师年龄大了，记忆断断续续，生活也渐渐无法自理，但她的晚年却满是幸福。姜老师的二表弟和弟妹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每天按营养师的标准给她搭配饮食，带她晒太阳，帮她按摩四肢。姜老师在新加坡的大表弟每天视频连线问候她，孙女也从美国带来她爱吃的零食、营养品；而学生们的到来，更是给她的晚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相聚这天，学生们特意穿上了和当年上学时穿的款式一样的衣服，深



一九八五届三班学生与姜老师（中）在一起。

蓝色的上衣，灰色的裤子，虽不如现在的衣服时尚，却满是青春的味道。他们围在姜老师的轮椅旁，齐声唱起了当年的校歌。歌声饱含深情。班长蹲在轮椅边，握着姜老师的手，一个个介绍：“姜妈妈，这是小何，现在是一名优秀的法官；这是小李，现在在广西开了自己的工厂；这是小张，在山西当老师，跟您一样桃李满天下；这是小王，在深圳做研发，已经拿了好几项专利……”姜老师听到每个人的名字时，轻轻点头，眼里泛起泪光。有学生拿出当年的合影，照片里的少年们笑容青涩，姜老师站在中间，眼神温柔。如今照片里的人再聚首，岁月改变了容颜，却改变不了彼此心中的牵挂。

夕阳西下，小院里的笑声依旧。姜老师坐在轮椅上，被儿孙和学生们的围着，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。她的晚

年，有儿孙做伴，不孤单；有学生的惦念相随，不寂寞。这份跨越四十年的师生情，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生关系，成了血浓于水的亲情；而她用一生践行的“师者仁心”，也如春雨般滋润了学生们的人生，让他们懂得了爱与责任，也学会了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。

“桃李满天下，春晖遍四方”，姜老师的人生，便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。她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，却用平凡的坚守，照亮了四十多个少年的前路；她或许记不清太多过往，却被学生们记在心里，当成一生的榜样。这场四十年后的相聚，不仅是对青春的回望，更是对师恩的致敬——致敬那个把学生当成孩子的“姜妈妈”，致敬那段用爱浇灌的青春岁月，更致敬这份跨越山海、温暖一生的师生情。

远去的车辙

王玉范

我上初一那年，父亲放排时落下的老寒腿症状更严重了。但有时他硬坚持送我去小镇上学，放学时再接我回家。

七月放暑假的那天下午，我不由得紧张起来。父亲会不会又赶着老牛车来接我？他已六十多岁，走起路来腿脚不便，千万别“逞能”。来时还好，他能在小镇亲戚家歇息一宿。返回时，老牛车上会多出帮乡邻代买的很多东西。那条山路，就是身强体壮的小伙子赶车都得出几身透汗，何况前几天还下了大雨，我不禁有几分担心。

在宿舍收拾东西时，我的目光不时透过窗子瞥向外面。

同桌张丽冲我喊：“你父亲来了，在校门外等你呢。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心里说，你还是来了。看见父亲和他的老牛车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但还是向那边走去。

“上车，老丫头！”父亲好像在讨好似的说。老牛拉着的大轱辘车上，父亲帮乡邻代买的东西占了大半的空间。

我把兜子“砰”地扔在牛车上，生气地说：“哥哥来接我就行，你还来干吗？”我还没坐稳，父亲就递给我一个

香瓜。听说我在年级组又考了第一名，他高兴得大声吆喝：“驾！”声音响亮得仿佛要穿透云层。

老牛也来了劲，蹄子嗒嗒地敲着地面，竟然在公路上跑起来。牛车驮着夕阳，载着父亲的兴奋和我对他的“不理解”，很快出了小镇。

牛车爬过几道土坎后，来到那段让村里人头疼又不得不走的烂泥道。

父亲下了车，拍拍老牛背：“老伙计，让你轻巧些，我走着。”父亲拖着一条病腿，牵着牛走，他非得让我坐在车上。

牛车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上左摇右晃，吱吱嘎嘎地唱着歌。老牛呼哧呼哧喘着，父亲一只手拽着牵牛绳，另一只手来回驱赶不断飞来的蚊蝇。

“坐住啊，老丫头！”父亲回头嘱咐我。他蹒跚的背影在我的泪花里摇曳。

这时，我的喉咙好像被什么堵住了，我使劲儿地点着头回应他。尽管我努力地憋着，但眼泪还是滴答地往下落。

突然，父亲一只脚陷到了泥沼中，他咬着牙侧身艰难地往外拔那条病腿。

“把住啊，老丫头！”他又回头嘱咐我一遍。

“爹，让我下去！”说着，我已跳下车，踩到泥沼里。

“前面更不好走，你快上车，快上去！”我头一次听父亲这么严厉地冲我喊，我抽泣着爬上了车。“咣当”一声，车轱辘撞进泥沼里的一块石头，差一点儿脱轴。

父亲“叫住”老牛，用随车带的斧头捶打了一番车轱辘，又拧了拧固定车轱辘的铁丝。“老丫头，别哭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嘛，咱们一会儿就到家了。”

泥汤已糊了父亲一脸，父亲仅露出的两只眼睛依然蓄满坚韧和自信。他黑色的对襟褂早已贴在身上，拓印出他瘦弱的脊背。裤子上浸满泥浆，每迈一步，黑泥水就从他的两只鞋里往外冒。父亲好似一个“泥人”。为了供孩子读书，他付出如此的艰辛！我再也无法控制对父亲的愧疚，索性松开捂着脸的双手，哇地哭出声……

父亲和老牛车跌跌撞撞终于跋涉出了那片泥沼。他在水沟旁洗把脸，又割一捆草，奖励他的“老伙计”。老牛起劲儿地嚼着，吃饱了，又在沟旁喝了水。

这时的父亲，眉毛、胡子上都挂着喜悦，边吆喝着老牛，边哼起唱了大半

辈子自创的小曲儿：“四面山，门前河，我这挂老车走的是哪道辙？爬坡岭，滚泥塘，日子就是一首歌。拾柴火，拉庄稼，喂驾！两个轱辘笑呵呵！”

不知不觉，我们到了东山坡。父亲又说：“老丫头，你马上念初二了，咱要努力学习。下学期在小镇李姨家住，多帮她跑跑腿儿，多干点零活儿，累不坏。”父亲的嘱咐，我都记在了心里。

抬头，熟悉的炊烟在眼前飘荡，晚霞映衬着小村。

日出日落，光阴流逝，一转眼父亲离开我已经三十年了。记得安葬完父亲，母亲眼神空落落地对我说：“你去看看那个‘老地方’，八成还有你爹留给你的好吃的。”

是的，“老地方”只有父亲和我知道，那是他鼓励小女儿的方法。每次想到这里，我的心就揪成一团，想到他的坟前和他说话……

那道由近及远的车辙，曾把一个小女孩的理想一次次送到山外。那条山路如今已荒寂，老牛车早已闲置在土墙边，寂静安然。经常坐在老牛车上的小女孩儿已人到中年。然而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那道车辙却日渐清晰……

记事本

东荣

时间在扉页结痂
记忆被指尖磨出亮度
过往、当下与未拆封的时辰
亮起翻开的纸页

你收纳情绪的羽鳞
也拓印阳光与花开的纹路
只是褪去修辞
每件都擦亮指尖而不空白

当时光的瓶塞拧开
那些栀子花香，日暮按下过的
印迹
从纸缝漫出
正填补你一夜白了头的记忆

培育法治文化

创建法治营口